

二〇二三年盘点

王蒙

一、七月前完成了两篇中篇小说,《季老六之梦》,已发《人民文学》;《蔷薇蔷薇处处开》,则留到2024年发表。

二、凤凰·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天地人生》,去年获央视好书评定。同时该社出版了我的《王蒙解读传统文化经典系列》,并在京举办了出版座谈会。

三、2023年是我文学创作的70周年。

1.在艺术研究院,在现代文学馆,在中国海洋大学,分别举行了研讨会。得到了文友文师们的鼓励与各有特色、各自独到的分析掂量指导。

2.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《王

蒙创作70周年全稿》61卷,在文学馆举行了首发式。

3.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论王蒙》《王蒙演讲录》《世界的王蒙》《我们眼中的王蒙》等一批书籍,并联合协作研究部与《文艺报》召开《论王蒙》研讨会。

4.《文艺研究》出版了王蒙创作七十年专号。

5.文学馆有“金线与银络”展览,国家博物馆有“青春作赋思无涯”和国家图书馆的“笔墨春秋

——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展览”。

我感到幸运给力,我想起曹禺老师一句口头语:“真不容易呀”。

四、去年病了大半年,手术后向好,恢复了游泳、走步等体育活动。

五、五月走访了新疆喀什、麦盖提、莎车、乌鲁木齐。见到一批六十年前的英模老友的后人,共同赞誉与期待新疆的日新月异的发展繁荣幸福快乐。

六、童年时期与我朝夕相处的姐姐王洒去世。今年离世的亲友比较多,哀悼,想念,珍惜,加油努力吧。

12月14日是黄宗英大姐的忌日。三年来,大姐的言谈举止萦绕我心。我与大姐的交往是她和冯亦代结婚后的事了。她患头痛症,北京配不到“再普尔”的药,便托我购药。大姐在信中半开玩笑地说此病的来龙去脉。1959年上影厂召开大会,宣布调她到创作组写剧本。她一听,脑袋顿觉“嗡”的一声,如炸裂一般。心想,自己只会演戏,怎么让她去搞创作了呢?其实,电影局调她去写剧本并非临时起意,而是经过考察,听取意见后决定的。1949年5月,黄宗英与其他电影明星投身慰问解放军的演出,而其中的报幕词、串联词、集体朗诵词和谢幕词全由她一人承担,因此,她有“一支笔”之称。翌年11月,黄宗英随巴金、马寅初、金仲华、袁雪芬、刘良模等出席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。40多天里,她随团瞻仰了列宁墓,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及工厂、古城等地。回国后,她写了大量见闻和观感。之后,她又随电影局选送到中央电影局学习,其间,她创作了首部剧本《平凡的事业》。

宗英大姐转行不久,有关部门对有突出成就的电影演员实行明星制,并在全国各大影院张挂22位电影明星的照片。我曾好奇地问她当年失去跻身电影明星的机会感到遗憾吗?她笑笑说,没啥遗憾,做演员想的是把戏演好,当作家是如何创作出好作品。

2004年7月,大姐脑梗塞,回沪后直接住进了医院。我曾听说过一则趣

闻。在大姐的“新婚”喜宴上,老友们追根刨底问她冯亦代爱恋的经过。大姐说道:“我交代,我们明年决定给大家看个胖娃娃。”“什么?一个胖娃娃?”“是的。”她笑着说,“我俩的胖娃娃,是我二哥的散文集《归隐书林》。”不久,我拿着“胖娃娃”请她签名。她在扉页上写下当时的心情:谢谢知音阿伟,藏书多年矣,令我感动不已。黄宗英,2004年9月17日。因未备私吧。”说着,唇膏作印泥按了个指印。

时任《收获》主编李小组几乎都酸中带甜,有些还有点苦涩,而现在水果店的水果经过多次品种改良,没有酸味与苦涩味,而莫干山野果更加芬芳,味道的层次也更加丰富,就如生活本来的滋味。除了野果以外,我还吃过茅草根、杜鹃花。很多莫干山的别墅前有大量的草坪,茅草的根就如甘蔗一样长成一节一节,用水洗净泥土后,显得特别白嫩,吃起来还真有些甘蔗的滋味。一到四月,莫干山从塔山、中华山到屋脊头,到处开满了杜鹃花,大红的杜鹃花最好吃、紫色的次之,而粉红色、黄色、白色的杜鹃花就不好吃了。在我的记忆中,杜鹃花的味道是酸甜中带一丝咸味。考上大学后,我离开了莫干山,但是童年情景仍然梦魂萦绕。

华丽转身

陆正伟

果几乎都酸中带甜,有些还有点苦涩,而现在水果店的水果经过多次品种改良,没有酸味与苦涩味,而莫干山野果更加芬芳,味道的层次也更加丰富,就如生活本来的滋味。除了野果以外,我还吃过茅草根、杜鹃花。很多莫干山的别墅前有大量的草坪,茅草的根就如甘蔗一样长成一节一节,用水洗净泥土后,显得特别白嫩,吃起来还真有些甘蔗的滋味。一到四月,莫干山从塔山、中华山到屋脊头,到处开满了杜鹃花,大红的杜鹃花最好吃、紫色的次之,而粉红色、黄色、白色的杜鹃花就不好吃了。在我的记忆中,杜鹃花的味道是酸甜中带一丝咸味。考上大学后,我离开了莫干山,但是童年情景仍然梦魂萦绕。

永远的文学

今天,在国博与国图,举行王蒙文学创作七十周年展览开幕式,我感到荣幸与感激,也感到惭愧与责任。作为文学大国文学古国的当代写作者,我远远还做得不足。

写作七十年了。七十年的历史体验丰富充实,七十年时代精神的召唤高昂劲道,七十年党和人民的业绩改天换地,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追求探索美妙鲜活、灵动无涯。七十年的学习锻炼成长过关克难,绝非轻易——想起了曹禺老师的口头语:“真不容易

呀!”七十年的读书写作孜孜矻矻。七十年的视野与行止遍及祖国城乡边疆,遍及亚非拉欧美澳。写作七十年后,王蒙老矣!但是,情思未减少年时,尚能努力尽力敲出小说文章。有人问我,为何写作那么长时间还在写还能写?还有激情还有笔力?这是因为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时代变革,祖国还年轻,还是少年中国!我也仍然满腔热烈红火、光明敞亮,爱文学,爱语言,爱学习,爱写作,永远与党和人民一路一心,永远歌唱吟咏,书写不完,希望写得更好。写出千秋故事、挚爱诗篇。(本文系作者在“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展览”开幕式发言)

从宽泛的视角观“江南”,千百年来素负盛誉之地,岁月峥嵘,历经风霜洗礼,得以完成极具地域特色之文化形塑。正值深冬,江南尚存温润。穿袄不燥,着裙不寒,“行走江南”的途中众人且说且笑,神怪气愉,压在久居水泥森林之人心头的阴郁骤然消散。“江南”的表义为长江以南,然其更深层的含义,则随不同语境不断变化。作为行政区域概念之“江南”至清乾隆年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而作为地理概念之“江南”,则日渐固定为太湖流域的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杭州、嘉兴和湖州等地。亘古亘今,南北逆转,唯江南之美韵,常驻于世人心。亦在人文墨客笔下凤采鸾章,霞鲜锦褥。纵使世殊时异,事过境迁,百转千回之后的江南,于日复一日的堆叠沉淀中寸积铢累,有形或无形,江南文化终以其独特瑰丽蜕变发展。山明水秀,浮光掠影,恬静秀美的诗意成为其标志性符号,定格于中华文明史。

行走江南

王榕

园,不觉已至日落时分,薄暮冥冥,行走在密林间,忽听得前方有人高呼:“古城墙!”目力所及之处,有新人正在拍婚纱照。身前身后是大片大片的芦苇荡。路旁有小溪,那溪水真是清澈。冬去春来,良渚古城的风貌,与往昔已然判若云泥,然则脚下蜿蜒漫长的路依旧。

归来时我暗自思付着,江南文脉何以蓬勃?源起于长江流域江浙地区的古吴越文化,其实是一种“水文化”。流水不腐,户枢不蠹。想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,上海移民呈八面来风态势。四方通达大交融的海派文化就此渐渐形成。细腻或温润这样片面的词语无法给“江南文化”敲章,作为一名写作者,应当能看到一种更为复杂幽微的生活样态才正常。“行走”于文学的意义,在我看来,是一种带动与引领。文学最终要落实到个体。作家应当体现最为真实的自我,勇于通过文字,使得生活在江南的自己,在行走中奏出属于自己的“江南乐章”。



李太白诗意 (中国画) 车鹏飞

漉泥鳅的方法很简单:先把茶枯烤得香气扑鼻,烤成半焦状,再把茶枯敲碎,用开水浸泡,用这种茶枯水就能漉到泥鳅。

找到有泥鳅的水田,在田丘的四周做几个“窝”,做窝的方法很简单,拔一把青草铺放在水里,上面糊上些泥巴,稍高于水面。然后就在田里避开“窝”撒茶枯水,一

夜的工夫,水田里的泥鳅闻到香味,就纷纷从泥巴里钻出来。吃了茶枯水,“醉”得昏头昏脑,晃悠悠,到处找清水,发现田边有“窝”,“窝”里水清又凉快,泥鳅就都钻在里面。

次日早上,下田即可把窝里的泥鳅捞净,放在盛好干净水的桶里养着,水面上滴一滴茶油,泥鳅就会把肚子里的药、泥巴

漉泥鳅

袁山

吐出,然后再换上清水,过几天,等到泥鳅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尽了,就可食用。

山中美味

赵建中

前不久,徐州的汉墓中出土了一只两千多年前的陶盆。陶盆里竟然有一只已被销蚀的烧鸡,边上还有鸡骨头。陶盆的底部刻有“符离丞印”几个字。这个符离,就是今天安徽宿州的符离集。安徽符离集的烧鸡不仅仅是凭着色、香、味、形而别具风格,单凭把它提起来一抖而肉脱骨连的特色,就是任何烧鸡所不能比拟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把符离集的烧鸡叫作

一饌越千年

许桂林

大学医学博士,在即将获得斯坦福医学院外科教授职位并主持自己的研究室之际,肺癌来袭。全世界只有极少数人在36岁患上肺癌,保罗就是其中之一。当书出版的时候,保罗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。

问“大神”:如果保罗早做全套体检,会这样快离开吗?“大神”答:这是几千万分之一的概率,估计早发现也救不了他。

引用一句保罗在他的书中引用的《李尔王》中葛罗斯特伯爵的话:人类的命运之于神明,正如苍蝇之于顽童。

体检对于健康的意义,或者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
接到来自医院电话的时候,我正在享受着秋日的阳光,看公园里的阿姨爷叔跳伦巴。电话里的声音严肃而职业化:你的CT报告显示肺部有问题,可能不大好,你抓紧时间来医院做进一步检查。

第一次接到这样的电话,以前也听说过有人在体检中被查出状况,但都是遥遥打过照面的点头之交,激不起我更多的感慨。但是,肺部,肺部令我想起了爱文妈妈,她是母亲的表妹,儿时家里经常来往的亲戚邻居。她还当过我的小学老师,讲课异常生动。她就是在参加单位体检之后,被确诊为肺癌晚期。确诊之前的她,能干、活跃、爱张罗,是一个在任何场合都容不容被忽视的存在。有一个刚上大学的女儿和一个结婚几十年依旧被她欣赏崇拜的老公。体检之后不到一年,她就如医生所预言的日渐衰弱直至离开。如果她还活

着,她会是公园里的舞者之一。她的过世,曾经让我对“体检”产生了深深的质疑,我常常以长寿村的老人从不体检企图减少或者逃避每年一度的体检,却因此被家中的医者批评为不懂感恩、愚昧、落后、不讲科学。

难道,我也要栽倒在体检之后?

远在美国的朋友恰巧来聊天,说到过去三年中,她失去了两个好朋友,一个胃癌一个肠癌,都在英年。

“你们在美国不是每年都有体检吗?他们是被耽误了吗?”“美国的体检没有特殊的情。”朋友唏嘘之余宣称,“明年我回来,我要找L大神,好好做一次全面体检。”

准备去复查的几天里,忍不住总结自己平淡无奇的人生,虽然无所成就,人生的基本

任务也算完成了。虽然与轰轰烈烈无缘,生命的滋味却也算尝过了……

一个礼拜之后,我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放射科“大神”。据说,他看片子的水准近乎神。“大神”的办公室在医技楼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角落里,很

如果保罗遇到“大神”

析之涓

形状、位置、可能的成因,用我听得懂的语言,他看着这张片子神情就像画家在读画,指挥在诵读。忍不住发挥职业的好奇心:为什么国外的体检不做CT,不做肠镜胃镜,就验个血常规,他们那样的体检会耽误病情吗?那些英年早逝的人是因为没有做体检或者体检不完整被耽误的吗?

“国外的医疗体系同我们不一样,好或者不好的评判标准也不一样。他们后期的治疗方法可能比我们强一些,他们的医疗资源分布得更均匀,我们的体检,更像是一种福利。”

“大神”回答完问题,给我推荐了一本书《当呼吸化为空气》。回家之后,一口气读完,在某个章节还落下几滴久违的眼泪。书的作者保罗·卡拉尼什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英语文学及人体生物学双料博士、耶鲁

十日谈

体检故事 责编:殷健灵